



ル 5
3014
1



門 5
號 3014
卷 1

東吳水利通攷序

昔者聖王作極觀文察理裁成體化以

厚民生而平土之功昭矣是故水之為

民利博哉治之得其道則澤流無窮功

被萬物否則為害爾矣可不慎乎可不

昭和九年
九月十三日
購求

慎乎今天下之言水之爲民利害者其
大有二北地則黃河數決徐沛之間民
弗寧居其所䟽濬決排以治之者大要
非盡人力能然未易論也南方則三江
五湖爲形制要區古今論三江者無慮
數十家言人人殊乃悉舉衆說約異反
同究其指歸作三江攷太湖爲東南澤
藪經傳所記名稱不一探源泝流並彰
其目作太湖攷東吳古稱澤國上下數
千載間其興利宜民者載在史冊班班

可舉次其代系推其績緒揚摧終始統
而論之作東吳水利攷東吳之田極膏
腴衍沃自唐益賦以來率經野任地以
興井牧迨宋爲備我

朝賦彌益所以治之者益慎且密町原
偃豬藉以止畜務莫急焉作治田攷東
吳之水皆匯於太湖洩於三江分流於
涇浦以東入于海爲民利害甚切古今
治水咸著經權宣防醜分要領在焉作
治水攷治法既興嘗調兼舉量制章程

以綏公私作工計攷善法存乎因才植
功存乎專任爰稽令典以規成効作職
官攷崑山處郡之中若聚孟轉轂江湖
合流入海要道視它邑最區分遂別涓
委燦然作崑山水道源流攷並著于篇
以俟經國者采焉

嘉靖闕逢啟祥陽月哉生明前進士翰
林

國史編脩崑山王同祖書

三江攷第一

禹貢曰淮海惟揚州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震澤皆在今蘇州境昔大禹治水東南見於經者止此兩言耳而東南水利之源古今治水之法悉寓於此然三江之說漢唐以來考究論辨矛盾不同要之諸儒或未嘗親歷其地沿訪其跡但據書傳所記附以臆說故議論紛紜卒無定見遂使聖經微旨舛而不明三江故道混而莫辨是可嘆也今按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言三江入海則震澤之水不為害而致定也三江蓋皆西通震澤而東流入海者禹時洪水滔天震

澤之水必泛濫懷襄為揚州大患故禹之治之也因
其東流之勢決排壅塞使水由三江入海故言震澤
底定以明不為害也孔安國釋經乃曰三江已入致
定為震澤蓋謂三江之水入太湖故定為震澤也及
其釋嶧冢導漾至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則曰自彭蠡江分為三八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釋
岷山導江至東為中江入于海則曰有北有中南可
知矣遂以北江中江南江為三江其謂由震澤而入
海者自與前註相背蓋始雖言三江入震澤至此則
自度震澤下流終入于海故復言震澤又分三江而

入海其失得較然明矣虞氏志林曰江自彭蠡分為
三又云江自太湖出於海此即孔氏之說也班固地
里志云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
羨入海北江自毘陵北東入海南江即今之松江在
吳縣南吳江縣東中江在應天溧陽縣西北名九陽
江亦名永陽江源出蕪湖大江東流入宜興縣界合
荆溪以入震澤宜興古陽羨也北江在毘陵縣北毘
陵即今之武進亦謂與震澤傍近而其跡已不可攷
與孔安國所謂彭蠡江分為三八震澤為北江以入
海道里遠近截然不同矣桑欽水經所著北江與班

固同其叙南江乃謂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縣歷長瀆出松江入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也又孔穎達書疏云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按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其意蓋將以大江東流入海者為三江然考之禹貢所謂岷冢岷山之江止有北中而無南止言彭蠡而不言震澤則與前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之旨彼此不同不宜混而為一也况太史公曰禹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蓋三江之水工力所平以定震澤記治之績也若大江則不惟不與震澤相通而天塹之廣朝宗之勢似非人力之所能通鑿禹但疏其源道岷冢通沱潛以至九江三澁而已豈可遂以為於吳通渠之三江乎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江岷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蔡仲默曰按此為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可復指為三矣章俊卿考索如蘇說而又言江自彭蠡而

上為二自夏口而上為三下流過秣陵京口則合而為一不復三矣又指言夏口之三江口為三江夏口今江夏縣禹貢自屬荊州與揚州何所閼涉與震澤相去不啻二千餘里乃謂為震澤所入之三江誤矣常昭以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為三江錢塘浦陽元不通震澤鄞道元水經註復引其說而不復詳考宋淳熙中程大昌進禹貢山川道里圖辨論孔安國班固常昭之說乃定為三江圖以禹貢經文北江中江為據遂指揚子大江為三江其說曰北為北江中為中江南為南江又云徐堅援鄭玄書傳以證三江曰

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中為中江
知一江為三也夫揚子一大江也豈可分南北中而名為三江大禹作經垂訓似不若此雖其引辨叙說至為精密若可依據然圖中止言三江不及震澤與經文戾矣咸淳中直學邊實修崑山續志辨證三江口其說曰江宗于海謂之江口當於海求之今大海自西泮分南北由轉料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塚謂之吳淞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雖無三江口之總名而三江口之蹟顯然可考况揚子江下流屬於浙錢塘吳淞江分

隸蘇杭俱與震澤水勢相入以此為三江自以為有
攷於常昭然揚子江何嘗屬於浙而錢塘江又不通
於湖其謂與震澤水勢相入甚為牽合蓋徒知汜於
口之字遂以海口三江為據而不知禹貢三江原
無口字也大抵諸儒之說率皆不以震澤為主故蔓
引曲詞以附己意間有知震澤為主者又好竒立異
遂紛紛不一如此唐張守節撰史記正義曰三江在
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
太湖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台覬
湖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
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曰三江口極為有據但東
南止云至白蜺湖而不知所止似欠明白而又止言
婁江入海似二江皆不通海者然詳其意蓋謂太湖
東導為松江至三江口則一分為東江一分為婁江
其下流復合為一江而入海若導河播九河合為一
河入海導江分九江亦合為一江入海也顧夷吳地
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
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唐仲初吳都賦
註亦云然與正義之說頗合而尤為分明但正義止
言婁江入海其二江皆不言入海今既稱東南入海

為東江又云東北入海為婁江則婁江入海之處別
是一江而與東江不相入矣朱長文吳郡續圖經云
崑山塘自郡城婁門至崑山入海即婁江也指今之
劉家港而言蓋謂松江東口入海者為東江劉家港
入海者為婁江太湖東入吳江縣長橋合龐山湖者
為松江三江之跡具存東江未嘗塞也然吳淞江自
吳縣西南遷迤而來過崑山東南入嘉定界入海曰
吳淞江口甚明初未嘗與劉家河相通也雖其支流
一從崑山之東新洋江自北而東入太倉塘經太倉
南城東入劉家河一從夏駕浦自北而東由小瓦浦

入劉家河其他小港亦有通者然特支流所通而非
江之故道也豈得遂指劉家河為婁江哉自宋以前
未嘗以劉家港為婁江朱長文始明言之而又指崑
山塘為婁江恐未必然也按今太湖自吳江縣長橋
東北合龐山湖者為松江又東南分流出白蜆江入
急水港入澱山湖迤東入海者為東江此單鐫水利
書所謂開白蜆江使水由華亭青龍入海者是也但
澱湖之東已塞不復徑趨入海而北流乃合吳淞江
故曰東江已塞也自龐山湖過大姚浦東北流三折
成三江俗呼為上清江下清江吳淞江其實一江也

入崑山西南又分為二一名勦娘江五里許復合為
一經崑山南又東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嘉定縣黃
渡浦入青龍江由江灣青浦入海者為婁江其安亭
江在宋時已塞單錡所謂開安亭江使水由華亭青
龍江入海是也然自太湖東下皆稱吳淞江昔人以
吳中多水患故去水稱松江也夫東南之水惟於三
江是賴而震澤之所以不泛濫為害者實以三江入
海無壅塞也驗之今時推之古昔未嘗不同而後之
論者人持一說訛以承訛曾無定見愚生長其地乘
流鼓棹輒身履而目睹焉非特按紙上之陳言而已

雖古今殊異陵谷變遷江湖故道未免有通塞更改
之殊然其所經之途與夫東流之勢則固儼然可考
不至如黃河遷徙南北易地懸絕之甚也故敢不揆
踈陋述以所聞申之已見以俟博達君子正焉

太湖攷第二

太湖在蘇州西南境三十餘里禹貢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之具區國語史記謂之五湖左傳謂之笠澤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山海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周官既云其澤藪曰具區又云其浸五湖似五湖別有所在然范蠡乘舟入五湖司馬遷登姑蘇望五湖實又指此且揚州之境水大者無過於太湖其為具區甚明而歷考傳記所載五湖即是太湖非別有五湖也孔安國云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

之浸指其澤謂之數是以鄭康成曰大澤曰數具區
五湖在吳南浸可以為陂灌溉者賈公彥曰具區即
震澤一也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
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虞翻曰太湖東通長洲
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太湖
東連嘉興非溪水通五道謂之五湖陸魯望曰太湖
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圖經以貢湖遊湖
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為五韋昭以胥湖蠡湖洮湖滭
湖并太湖為五郭璞江賦以具區洮滭彭蠡青草洞
庭為五初學記云或說以射貴湖上湖長塘湖滭湖
為五按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國語吳越戰於
五湖名雖異而事則同可見五湖之為一湖甚明也
然今湖中亦自有五名曰菱湖在莫釐之東周三十
餘里曰莫湖在莫釐之西北周五十餘里曰遊湖在
長山之東周五十餘里曰貢湖沿無錫老岸周一百
九十里曰胥湖在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五湖之外
又有三小湖夫耕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
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皋里湖而吳人稱謂則
總曰太湖越絕書稱其大週三萬六千頃連蘇常湖
三州之地湖中有七十二山其最大者曰東西二洞

庭馬跡次之山居人甚多閭巷井舍鱗次蟻聚無慮
數千家而仙宮梵宇分布上下茂林平野彌望百里
可謂大矣然攷之太湖上流其西北自建康等處入
溧陽邈迤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
於宜興荆溪以入其西南自宣歙池州武林天目富
陽下湖之安吉武康烏程長興合茗霅山溪諸水以
入數郡之水潛匯于湖汪洋浩漭不可涯涘而東達
於三江以入海東南積水之區蓋莫有大於此者其
底定也則灌溉民田為三吳美利其汎濫也則浸淫
數郡而民被其大害是以古人之治之也疏其源使
水有所入導其流使水有所歸皆為民興利除害而
已故觀其置五堰於溧陽以節宣徽金陵九陽之水
使入於蕪湖以北入於大江開夾苧于宜興武進
之境東抵涌湖北接長塘湖西連五堰所以洩長塘
湖之水以入涌湖泄涌湖之水以入大吳瀆塘口瀆
白魚灣高梅瀆白鶴溪而入常州運河之北偏十四
斗門北下江陰之大江所以殺西來之水使不入於
太湖而皆歸於江也又以荆溪不能當西來衆流奔
注之勢遂於震澤之口疏為百派謂之百瀆而又開
橫塘以貫之約四十餘里百瀆在宜興者七十有四

在武進者二十有六祭瀆斯塘瀆褚店瀆莊瀆毛瀆
若文瀆李莊瀆河淡瀆徐瀆河瀆上瀆下瀆趙瀆茆
瀆葛瀆蔣瀆趙家瀆永昌瀆前塘瀆竹門瀆李家瀆
盛家瀆王塔瀆沈家瀆定務瀆王家瀆高經瀆李家
瀆許家瀆吳瀆青山瀆蔣瀆掘瀆白水瀆須瀆峯瀆
柴瀆虞瀆塢瀆呂瀆陵瀆張瀆錢瀆魏瀆南邾瀆金
瀆梁辛瀆南朱瀆北朱瀆西市瀆東市瀆湯瀆高庄
瀆俞家瀆馬家瀆辛瀆曹瀆余瀆鄭瀆黃瀆市瀆社
瀆艾瀆歷瀆舊瀆下邾瀆港口瀆歐瀆彭瀆陳家瀆
廟瀆龔師瀆大浦瀆小浦瀆黃山瀆馮巷瀆橫塘瀆

河下瀆卽家瀆章家瀆姜瀆陶家瀆昌山瀆牛路瀆

盤瀆伍官瀆鴨合瀆後干瀆前干瀆墓瀆南準瀆中
準瀆北準瀆陽溪瀆符瀆伍千瀆後師瀆前師瀆陳
庄瀆皆西接荆溪而東通震澤者也又於烏程長興
之間開七十二淩在烏程者三十有八在長興者三
十有四小梅港西山港顧家港管瀆港張浦港宣家
港揚瀆港五橋港寺橋港龍溪紀家港湯瀆諸瀆沈
淩巷淩羅淩大淩新汪淩潘淩幼淩西金淩東金淩
許淩揚淩謝淩義皋淩陳淩泊淩五浦淩蔣淩錢淩
新浦淩石橋淩湯淩城淩宋淩喬淩湖淩金村淩蔣

家淩上週淩大潮淩烏橋淩郊浦淩謝庄淩丁家淩
冊墩淩鷄籠淩沉瀆淩抗瀆淩盧瀆淩金鷄瀆石屑
淩殷南淩斧浦淩福玄淩石瀆淩後村淩新蕩淩百
步淩徐家淩竹小淩芦圻淩白毛淩竇瀆淩徑山淩
小沉瀆淩花橋淩新開淩蔡浦淩冊淩丁淩蓋浙西
之水皆從天目發源而十二龍潭出焉其注廣德州
者由四安以入方山清泉其注餘杭者由德清以合
銅峴諸山其注苕豐者由廣苕以入小溪又流為苕
溪為雪川猶為江子匯皆自七十二淩通經通脈以
殺其奔衝之勢而歸於太湖也太湖上流諸道水之
來源若此而所以洩之者則惟於三江是賴焉太湖
東出吳江縣之長橋為吳淞江由吳淞江東流以入
大海此震澤泄水之大道也然洩水之處各有區域
蓋不止於吳淞江而已曰鮎魚口曰胥口曰白洋灣
曰管瀆曰小溪港曰張家河曰北車橋曰漾湖溪曰
上瀆港曰陸家浜曰虎山橋曰石家浜曰南宮曰荆
家涇曰九曲江曰后塘橋曰梅梁溪曰龍塘河曰迎
城山曰菱湖港曰太平橋曰澤塘浜曰灌瀆浜曰和
尚浜曰長路浜曰王家漾曰山涇港曰渡水港曰黃
瀆港曰后保河其他支流尚多不可殫記皆所以洩

太湖之水以東入於三江諸浦而歸大海者也然以
江湖形勢觀之大要宣漂以上西北之水可使入於
蕪湖以歸大江而不可使注於荆溪蘇常以下東南
之水可使趨於吳淞以歸大海而不可使積於震澤
此治水東南之大旨也然地形有高下時世有今古
水道有通塞而所以治之之法則固不可同年而語
也

東吳水利攷第三

吳地古稱澤國襟江帶湖延控大海萬水所湊觸地
成川是故吳於天下郡國最爲卑下古今治水莫先
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周禮職
方氏揚州其澤藪曰具區其川曰三江其浸曰五湖
東南州郡皆古吳地揚州域也而三江五湖皆在今
蘇州境故蘇州於吳地又最爲卑下古今治水者莫
先焉太湖爲東南巨浸周五百餘里在蘇州西南境
伍拾里連蘇湖常三州之地可謂大矣東達於三江
以入海三江通則太湖之水不爲害太湖之水不爲



害則蘇常湖三州皆安而蘇州尤被其利三江不通則太湖東注氾濫為災常湖之境未為患而蘇已先受其害矣何也常湖據其上流地常高於湖而蘇州則居下流稍有壅閼境內皆成巨浸矣故治水東南蘇州為急蘇州屬邑有七而吳江居其東南下流為淞江入海之發源崑山居其東北為淞江入海之要道稍有壅閼二縣之境皆成巨浸矣故治水於蘇二縣為急然吳江之地左江右湖極為低窪是當水之閼都會也崑山之地引江達海扼阻諸邑是當水之鍵也故治水於二縣其先後同而崑山為尤急也太

倉嘉定則濱海高原十居八九憂旱而不憂潦宜蓄而不宜泄其治水之法亦有相因而不為背者邨壘所為辨高下之原求蓄泄之跡者此也然東南之地雖間有高原而終為澤國江海所歸水未嘗乏絕故自古及今皆詳於治水而畧於治旱以旱不能為大害也吳縣處郡之西偏南屬震澤旁皆山田高阜視太倉嘉定而長州常熟之地與崑山吳江連界者則視崑山吳江其西北與常州之江陰連界東南與太倉連界者亦視太倉嘉定宋趙霖所謂平江之田雖下於諸縣而瀕海之地特高於他處謂之堰身堰身

之西又與常州地形相等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盂
積水南入注乎其中所以沿海環江開治浦港不可
不先者也大率諸縣土地之勢有高有卑治水之法
有同有異豈可一槩取必乎竊嘗考之古今治水之
蹟矣吳地自大禹通渠三江五湖之後歷夏殷周二
千餘年未有能續大禹之蹟者故治水之法不見於
經傳國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齊魯之間
即今運河南自嘉興由石塘北流經郡城北遠白公
堤出望亭入無錫縣界續圖經所謂邗溝者此也是
亦不過疏以通征伐耳未聞其為民利計也漢初為

藩封之地史稱吳王濞即山鑄錢擅山海之利富將

天子而亦不聞其以水利耕殖也孝武時太史司馬
遷北登姑蘇望五湖遊覽形勝思禹之功其意深矣
三國吳孫權據有江東遂以富強以迨魏晉之際皆
為股肱郡縣然亦未聞治水興利之事或紀載之闕
未可知也至劉宋元嘉中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淞
江滄瀆不通欲從武康紵溪直出海口穿渠滄功竟
不立梁大通中吳郡水災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奕假
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漕大瀆以瀉浙江信義
郡即蘇州也時崑山為信義縣水利之說於是興矣

唐貞元元和間于頓王仲舒刺蘇州史皆有興修之舉而惟有宋為詳且備王荊公議廢都水監不便謂議者曰舉天下之役其半在於河渠堤埽此可見矣天禧間江淮發運副使張綸同郡守經度於崑山常熟疏五湖導太湖入海復歲租六十萬斛乾興伍年詔蘇湖秀州積水害稼發隣郡兵疏導以決其壅天聖初蘇州水壞太湖外塘又海旁支渠堙塞廢民耕田詔轉運使徐奭等董其事敕入內供奉官張永和相度自市涇以北赤門以南築石堤九十里起橋四十餘所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復良田數千頃流民得

自占者二萬六千家歲出租苗三十萬景祐初范仲淹守鄉郡議疏導諸邑之水上書宰臣具言水利寶元元年葉清臣為兩浙轉運副使以並太湖有民田豪石據上游水不得泄為民患遂請鑿盤龍匯及滄瀆入海民賴其利自是以後慶曆中常熟開金涇鶴瀆二浦溉田千頃吳江脩荻塘以通湖州至和中崑山開塘七十里名至和塘嘉祐中開崑山顧浦開松江白鶴匯如盤龍匯之法皆為民利熙寧三年郊亶言蘇州水利首論六失六得及治田利害七事至為詳悉事幾行而罷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考禹貢三

江之說以為太湖東注于海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
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七十餘里水道
遂通政和間趙霖體究治水利害具有三說一曰開
治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築圩裹田興修未及一
二而罷隆興間李結獻治田三議一曰敦本二曰協
力三曰因時其他開治淤塞歷淳熙嘉定紹定之間
皆為民利至胡元大德八年開吳淞江任仁發有水
利議咨秦定至正年間屢浚江海然比於有宋則為
甚畧矣 應武言決放吳水吳執中言順導水勢周
文英言三吳水利皆有經畫未知當時施行若何也

國朝洪武九年開浚白茆至和塘及諸涇港永樂二
年命戶部尚書夏忠靖公原吉疏治蘇松水患自後
巡撫侍郎周文襄公忱巡撫都御史崔公恭皆浚治
吳淞江以興民利成化八年置僉事於浙江專治蘇
松等府水利十年都御史畢公亨知府丘霽復脩崔
公之功至弘治間連被大水命工部侍郎徐公貫疏
江湖涇浦而水有所歸九年工部主事姚文灝開七
鴉浦築沙湖堤且疏言六事皆中機宜告諭數條悉
明利害其所編築圩歌至今鄉村之民家傳人誦焉
十一年工部郎中傅潮奉

勅理吳中水利濬治崑山十河十五年卽中臧麟繼
之皆有成績正德四五年蘇松大水為災民不粒食
時都御史俞諫奉

勅治水踰年而工息復差工部卽中朱家治水吳中
並為民利今

上御極憫東南數被水患恐重傷財賦之地乃命巡
撫工部尚書李公克嗣興修水利時官屬若卽中林
文沛真外郎顏如環實分理其任顏治吳淞江林治
白茆未幾顏以憂去林遂併治二水時李公建行臺
於太倉總督於上而林則周行諸邑躬親相度道白

茆浚吳淞江疏太湖於夏駕浦口置閘以障渾潮其
他堤堰陂塘之修築者甚衆一時措置周悉號令嚴
明厥工告成利被吳下迄今十餘年沿江濱海其要
害通泄之所所宜及時興修以防未然正有賴於今
日也

治田攷第四

蘇州古揚州之域禹貢言其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厥賦下上錯以則壤成賦之法定其等差則田
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是田為極低下而賦
之所入亦在下等也三代時逆為吳越楚地僻在要
荒賦貢不入中國漢都關中其歲所轉漕數十萬皆
山東之粟江淮不與焉唐天寶而後東南財賦始增
至宋元彌盛然考之舊志宋纔三十餘萬石元亦不
過八十餘萬石迨於

國朝洪武初始有各科加賦之等秋糧正耗尚二百

一十四萬餘石然猶屢下寬貸之詔以恤民隱永樂
以來定鼎燕京漕運愈遠加耗洊增乃至三百餘萬
石

宣廟深憫斯民之困特下詔捐減官田重額知府况
鍾又累疏奏減七十餘萬石吳民賴以稍甦然當時
止減抄沒科糧三十五萬餘石而古額科糧三十六
萬餘石猶未盡免故今秋糧正耗共三百五萬六千
有奇而絲麥錢鈔之類不與焉夫以蘇州土地不能
當天下百分之一而稅糧反當天下之半地力烏有
不盡而民力烏有不困哉是則為人上者所宜加意

修築堤岸以固民田其經畫議論最為周悉范文穆
公水利圖所載尤確乎有據至我朝永樂中東南大
水命尚書夏忠靖公治之而通政使趙公繼于後皆
注意於圩岸隄防焉其法常以春初編集民夫修築
圩岸取土於附近之田以杵堅築務令牢固復於堤
岸之內再幫子岸以廣其基謂之抵水岸又令民於
岸上種藍不許種豆種藍則土日增而岸高種豆則
土隨根去而岸日削也築岸既訖又令民築泥填實
取土之田俟土訖可復耕種不為廢地其法可謂密
矣正統間巡撫侍郎周文襄公興廢修圯至今蘇之

民思而血食焉弘治間主事姚文灝治水東南告諭
諄諄專以修圩為急務是則古今之言治田者皆有
見於此也今法度廢弛隄岸日隳上恬下嬉因循苟
且雖或上官督率時有興作不過於通途大道耳目
較近之所稍加新土補其罅隙應行故事而已何益
於治田乎為今之計莫若使民於春和之時修前輩
諸公已行之法或取土於田或開濬涇港因土築岸
以固基本又須嚴其令使民必趨於功緩其期使事
必要於成蓋令不嚴則大戶田多者憚於煩費興浮
言以沮之小民無力者困於工役輒簡略以應之而
以興民利者也然蘇州之地連江湖澤藪大率卑下
之區十居七八每遇積雨霖潦經旬鞠為巨浸小民
極力車戽莫能拯救雖有三江諸浦洩水之處而大
水驟溢卒難通洩重以圩岸之不堅隄防之不固遂
致淹沒一年遇水二年飢荒流徙逃亡困窮罷敝三
年之後尚未復也又或遇水民其不盡為魚鼈者幾
希矣嗚呼誠如此國家數百萬之賦何從仰給耶故
今之言足國者必以利民為本欲利民者以治水為
急欲治水者以治田為先而治田之要其說有三一
曰築岸塍二曰修壩堰三曰分大圩三者備而田無

不治矣所謂築岸塍者大率吳中之田高者常十之
二三低者常十之七八治高田之法惟在於謹隄防
蓄水泉以備亢旱而已而低田之害則有未易言者
故治之之法獨加詳焉低田易沒必籍岸塍以禦水
岸塍不堅雖有腴田沃壤亦無所用之故諺云種田
種岸此之謂也考之宋嘉祐間轉運使王純臣建議
請令蘇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令縣
教誘殖利之戶自作塍岸定邑吏勸課為殿最又韓
正彥宰崑山復修至和塘民得因依立塍塌以免水
患熙寧間知曹上言蘇州水利以治田為先拳拳於

塘長圩甲人等又從而科歛誅求負綠差放弊端百

出巧計橫生圩岸未築而民已重困矣故必嚴申禁
令犯者加以重刑懲一警百民自畏罪而赴功矣期
不緩則款速不達無益有損蓋客土雖增高堅築性
未相入驟雨一傾大水卒至坍塌隨之矣故必以三
年為期而後可一年築基補闕水次遍栽茭滿芟茅
使能護岸自春徂冬根株連蔓土本固矣二年增修
加土稍令高厚如法堅築經歲草生土實三年增土
植楊向外使根可匝岸待其稍長歲斃其枝恐受風
搖動岸善崩也誠如是歲歲令民增土修築岸日堅

固功不煩而利可久矣凡此之類仍須委任責成或時親閱卒至一所以驗精麤勤惰以行賞罰則事無不舉矣所謂修壩堰者蓋古人制田之法率因水道以正經界曰涇曰淩曰決曰塘曰浦縱橫曲直大小深淺或通或塞碁布井分有圩田之象焉其通也以泄水其塞也以禦水皆使不能為田害而已歷歲既久水道寢廢民之習於舟楫之便專於網罟之利者皆決其隄防以通江湖此邗宜所謂某家決某家涇皆破古隄而為之者也涇港通達水勢漫衍隄防日隳田疇日損有自來矣故今於圩田之外止通水道

之大者其諸小小涇渙之類非舟楫往來水道出入必由之處盡行壩堰高與岸等則水不亂行以壞滕岸矣若邗宜所謂秀州濱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堤於水中以固田此其遺法獨蘇州壞之耳由是觀之則隄防之壞自宋為然非特今日也范文正公嘗論於朝曰江南園田每一園方數十里內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然則在當時不特有壩堰又設為門閘啟閉興利矣今圩田甚多門閘之設誰任其費但能修舉

壩堰以為隄防其利亦博矣所謂分大圩者蓋東南
水田皆以岸塍圍裹外通水道以時蓄洩在宋謂之
圍田皆有字號名色今時相仍如曰天字圩地字圩
之類故今謂之圩田然圩田之制隨地形之廣狹因
水道之遠近而為之大小一圩之田多或至於二三
千畝少或不及百畝小圩之田民力易集塍岸易完
或時遇水則車戽易遍水滂易去雖有巨浸莫能為
害而大圩之田塍岸既廣備禦難全雨潦衝激東補
西坍皆蕩然淪沒矣縱使修舉令民車戽積水然民
居有遠近之不同民力有富貧之不一地形有高下
之不均高者水固易去而低窪之所水無由洩經旬
浹月稻皆腐爛矣况乎貧者力有不及遠者工或不
前則大圩之田遇災而不救者十居八九為今之計
莫若較田圩之大者取而分之以二三百畝為率高
者因其高下者因其下替民取土裹以岸塍則圩田
之形成矣或謂分圩必須開河取土因以築岸此固
然矣然有田在圩者率皆自愛孰肯損其所有以供
開河築岸之費今觀大圩之內多有溝洫池淩之屬
縱橫布列古人制田所以備旱潦者也宜因而浚其
兩旁增築塍岸就以分圩裹田其所不通處則但取

土於田以為圩岸不必更開河道仍須令圩田之民
共築泥填實取土之田廢幾無偏損也其圩內無溝
洫之屬或雖有一二而不足以供分圩者則於田中
依傍界岸築為徑塍或畫十字形或卅字或卅字井
字形各隨田之多寡為率如此則取土甚便為力甚
易不必開河費田而圩岸修矣夫是三者皆治田之
法相因而不可偏廢者岸塍譬則城郭也壩堰譬則
閘隘也小圩譬則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也閘隘固則
寇不能入城郭堅則寇不能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小而易守則力常有餘備無不足綽然應敵而無虞

矣治田以禦水亦猶是也是皆今日之急務而不知
者則以為尋常末節迂闊庸談遂忽而不講坐使東
南之民偷惰苟簡徒辦目前而不為經久之計一遇
水患則束手引領上下嗷嗷徐議所以拯救之策又
復高談闊論以為宜開某江宜決某浦曾未興工動
役而民已為溝中之瘠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